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三

古樂府

遠別離

王贊曰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

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

齊賢曰大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王贊曰謝

眺詩何為遠別離漢書班婕妤賦美皇英之

女虞兮博物志舜言巡不返葬於蒼梧之野

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

下染竹即班妃死為湘水神按地志黃陵廟

在潭州湘陰縣北八十里瀟湘之尾洞庭之

李鳳

口廟有晉太康九年碑額曰舜帝二妃日慘

之碑此意謂離恨之苦與海水俱深也

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

將何補齊賢曰惓惓無光冥冥暗貌蜀都賦

猩猩夜啼注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

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呼也王

贊曰王粲登樓賦步棲遲以徒倚兮白日忽

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楚

辭山鬼表獨立兮山之上下雲容容而在下杳

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鮑照蕪城

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嘯兩嘯昏見晨起

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

齊賢曰寡婦賦曰仰皇穹兮嘆息注天也左

傳震電馮怒杜預曰馮盛也方言曰馮怒也

天問曰康回馮怒王贊曰楚詞所非忠而言

之兮指蒼天以為正又竭忠誠以事君兮反

離羣而堯舜當之亦禪禹齊賢曰孟子唐虞

贊曰禮記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者時也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

臣兮鼠變虎齊賢曰楚詞神龍失水兮為螻

明猶魚之有水東方朔客難曰用之則為虎

不用則為鼠士贊曰易繫辭君不密則失臣

老子輕則失臣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

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

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

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曰我下清冷

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

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藥萬乘之位而
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
乃止劉向上封事曰人臣操權
秉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
或言堯幽囚

舜野死士贊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

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
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後偃塞丹朱

使不與父相見也書舜典注曰舜即位
五十年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九疑

聯縣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齊賢曰漢紀望祀虞舜于

九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
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在蒼梧馮

乘縣師古曰蒼說是在也其下九峰形勢相
似故曰九疑山以今郡縣考之九疑山在道州

寧遠縣南六十里兩漢之營道師古是文穎

之說而馮乘賈今江華富川之地去九疑甚

遠春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一曰朱明

峯二曰石城峯三石樓峯匹娥皇峯五曰舜

源峯六曰文英峯七簫韶峯八桂林峯九杞

林峯聳然於羣峯之間望之大槩相似茲其

為九疑乎漢書舜重瞳子士贊曰後漢地理

志零陵郡營道南九疑山舜之所葬郭璞山

營陽郡記曰其山下有舜祠故老相傳舜登九疑
山海經曰蒼梧之丘其中疑山焉舜之所
葬在零陵縣界湘中記九疑山在營道縣北
九山相似曰九疑山
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
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士贊

曰帝子即娥皇女英也楚辭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鮑照詩垂絲綠雲中漢賈誼
傳疏者或制大權偏天子可為慟哭者蒼梧
此也楚辭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齊賢曰左傳

漢志零陵陽朔山湘水出以今郡縣考之湘
水出靜江府興安縣海陽山秦史祿自鐸甯

分一派南謂之瀰水湘水自海陽下全州
下永州與瀰水合又下衡州與蒸水合趨潭

州以入于洞庭博物志曰舜死二妃淚下染
竹即斑斕王贊曰此篇前輩咸以為上元間李

輔國張后矯帝制遷上皇於西內時太白有
感而作余曰非也為是說者蓋未嘗以全篇

詩意觀之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
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

稷妻于焉其禍有必至之勢也然則此詩之
作其在於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
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
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邪力
士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
師又北兵悍且強陛下何制之臣恐禍成
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
之又帝嘗齋大引以天假人事付林甫若何
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
者帝不悅自是國權卒歸於林甫國忠軍權
卒歸於祿山舒翰太白此時熟識時病欲言
則懼禍及已而巳所謂皇英之章聊以借其
愛君憂國之志而已而皇英者所以比其君
以引喻發興而曰曰曰慘慘兮雲冥冥者喻
而雲則其臣也詩曰曰曰慘慘兮雲冥冥者喻

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烟鬼
彌雨者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我縱
言之將何補者太白感嘆之辭謂時事如此
矣我縱言之誠恐君不以為我為忠而適以取
憎於權臣也夫如是則又將何補哉堯舜當
之亦禪禹而下數句乃是太白所引竹書事特
謂權歸於臣其禍必至於此所引竹書事特
起與耳末句曰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
乃可滅者白意若曰事若至此是抱萬古之
恨與山水而無窮也詩意若切直者明流出
臆非識時憂世之士懷存君
忠國之心者孰能與於此

公無渡河

王贊曰按王僧虔技錄曰

其始義見崔豹古今注又琴操九引
有筓篴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筓篴

謠乃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
作子高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披
髮携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
及遂溺死妻乃援筓篴而鼓之歌曰
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墮而死當柰
公何聲音淒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
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
筓篴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太白此
詩亦相此意耳

黃河西來决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

齊賢曰

穆天子傳爾雅淮南子桑欽鄠元諸書皆曰
河出崑崙墟色白潜流地中受衆渾濁故色
黃河自積石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東過隴
西河關縣與洮水合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

又東流經天水安定北地朔方郡東轉渠搜
縣北南流過五原郡南東過雲中郡南過定
襄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西然後至龍門自
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王贊曰山海經河源
出崑崙之山桑欽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
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
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勃海又出海
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弘壯莫尚美於
成公綏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
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登龍門
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
踰汭洛而揚波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
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

齊賢曰堯典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
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天下民其咨海賦禹也啓
龍門之岸嶺巖陵巖而嶄鑿羣山既略百川
潛滌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
弗子禹貢桑土既蠶生民詩麻麥蒙蒙則洪
水既平之後九州始蠶麻之驗矣王贊曰書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
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
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注啓禹子
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顧以大
治度水土之功前溝洫志禹湮洪水諸夏以
安江淹詩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被髮之
易通卦驗曰異氣不至則大風揚沙被髮之
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

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

死流海湄齊賢曰論語暴虎馮河王贊曰事見題注有長鯨白齒

若雪山公平公乎公平掛骨於其間筓篲所悲竟

不還齊賢曰鯨魚見二卷注雪山賦雪山峙於西域海賦或屑沒於鼃鼃之穴或掛骨

於岑嶽之峰注曰言被漂溺死非一所也漢

書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焦

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侯應節因以

其姓號為坎侯蘇林曰作筓篲王贊曰此篇

大意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墜天之作孽不可

追也地乎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

而死是則非所謂自作孽者歟亦可哀而不

足恤也矣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也是亦

憲網止當時不靖之人自投

蜀道難士贊曰按王僧虔技錄相和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齊賢

曰廣記太白嘗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易於履平地以倭

韋臯臯大喜賜羅八百匹劉向說苑枚乘諫吳王曰必若所欲為危如累卵難於上天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

不與秦塞通人煙齊賢曰揚雄蜀王本紀口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

鳧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吮言不曉文字
 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
 成都記蠶叢之子有柏灌柏灌之後有魚鳧
 皆蠶叢之子魚鳧治導江縣嘗獵前山得道
 乘虎而去杜宇遂繼魚鳧秦惠王討滅蜀王
 封公子通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
 都城後置蜀郡以李冰為守冰穿兩江
 為人開田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國
西當

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
 齊賢曰太白
 交趾郡治龍編自興古鳥道四百里史記高
 祖歌曰羽翼已就橫絕四海九域志峨眉縣
 去嘉州西九十里峨眉山隸焉士贊曰太白
 山在洋州真符縣四百五十里山面隸鳳翔
 府山背屬真符圖經大峨山峨眉縣南百里
 兩山相對如峨眉眉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

龕百一十二大洞十臺**地崩山摧壯士死然**
 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
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齊賢曰昔秦欲伐蜀無
 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
 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纔通秦伐蜀取其國
 所開路曰金牛蜀王本紀曰天為蜀王生五
 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與蜀主遣五丁
 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
 厭殺五丁秦女皆上山化為石漢書張良說
 燒絕棧道士贊曰輿地廣記大劔山在劔門
 縣亦名梁山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
 餘昔秦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
 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
 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尋
 路滅蜀謂之石牛道梁州圖經云棧道連空

極天下之至險興利州至三泉縣橋閣共一
 萬九千三百八十間護險編欄共四萬七千
 一百三十四間郡國志褒城縣北口曰斜南
 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兩谷高峻
 褒水所流昔張良送高皇帝至褒中說燒棧
 道即此地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
 棧道二千九百八十九間
 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
 上有六龍回日之

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

齊賢曰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

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下上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坂陽鳥回翼平高標上林賦橫流逆折轉騰激冽士贊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巋然高峙萬象在前
 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齊賢曰願

師古曰黃鶴一舉千里非白鶴也爾雅曰綠援善援郭璞注便攀援五臣注文選曰猿猶輕捷之獸士贊曰後漢地理志曰南中志云朱提縣西南二里有棠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崔豹古今注馬援武溪深曲曰鳥飛不度獸不能臨此句意出於此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猱最便捷
 青泥何盤

盤百步九折縈巖巒

齊賢曰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頂常有煙霧

震雪其嶺上入蜀之路言青泥之山路縈紆百步而九折耳士贊曰輿地廣記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多逢泥淖
 捫參歷井仰

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

齊賢曰岷山之地上有井

絡謂岷山之精上為天之井星也甘氏星經
日參十星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捫參必歷
乎井也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
欲學其道聞其已死乃撫膺而恨王贊曰楚
辭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倏忽而捫天法捫摸
也地理志禹貢梁州之域秦地鶉首之次天
官東井與鬼之分野入參一度古蜀國也宋
玉高唐賦股戰脅息漢嚴延年傳豪強脅息
顏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問君西游何時還
息曹植詩中夜起長嘆而

畏途巉巖不可攀

齊賢曰自秦入蜀曰西游

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
合符車曰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
昔桓詩攬衣起西游江淹詩遊子但見悲鳥
何時還劉孝綽詩高枝不可攀

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

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周

朱顏齊賢曰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

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王康

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雄來飛從

雌視江淹雜三言訪道經懷此書兮坐空山

空山隱麟兮窮翠嶠鮑照詩聽此

愁人兮柰何登山臨水得留顏

人胡為乎來哉

齊賢曰杜詩注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江賦冰巖鼓作注冰

水擊巖之聲砢普水切上林賦礪石相擊礪

礪而相逐注應擊也越絕書春申君傳

李園曰有遠道客詩云胡為乎泥中君傳

嶢嶢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

親化為狼與豺齊賢曰酈道元水經注小劍

閣相通故謂之劍閣左思蜀都賦曰一守

隘萬夫莫向張孟陽劍閣銘曰劍閣壁立千

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人荷戟百夫趨

無地兮嶢嶢高貌爾雅石載士謂之崔嵬漢

韓安國傳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張耳陳

餘叙傳據國爭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

血殺人如麻齊賢曰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

虎行曰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左傳吳為

封豕長蛇揚雄長楊賦曰鑿齒之徒相與磨

牙而爭之吮粗充切嗽也史天官書秦以兵

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士贊

曰陸機詩猛虎憑林嘯錦城雖云樂不如早

謝玄暉詩長蛇固能剪蜀道之

還家王贊曰圖經成都郡名錦城古

蜀道之

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齊賢曰四

西望涕沾裳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

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其博漢數四號
 絕空咨嗟。士贊曰鮑照詩咨嗟戀景沉又絃
 話云新唐書嚴武傳曰武在蜀放肆房瑄以
 故宰相爲部內刺史武雖慢不爲禮最厚杜
 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爲房與
 杜危之也新唐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
 按唐書撫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
 振因以所業贄謂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
 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
 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
 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
 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本於蜀道難題下
 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沈存中筆談
 云前史稱嚴武爲劔南節度不無法李白爲作
 蜀道難按孟滌所記白初至京評賀知章聞

各首請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
 爲劔南乃在至德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
 小說所記率多舛誤今子以何說爲是乎予
 曰以臆斷之其說皆非也史不足徵小說傳
 記反足信乎所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
 下注諷章仇兼瓊者山谷黃魯直嘗於宜州
 亦於題下註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
 下又安四郊無警劔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
 白非狂者乃拳拳然欲其嚴劔閣之守不知
 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爲章仇兼瓊也嘗
 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是蓋太白初聞
 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爲房瑄杜
 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
 劔閣之險復及所守匪親化爲豺狼等語哉
 引喻非倫以是知其不爲章與房杜也按唐

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比至城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大白此時蓋亦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達意也詩曰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極路險難之形容言當時欲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如上天之難也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者言叢爾之蜀僻在一隅自古聲教所不暨雖秦塞之近且不相

通非可為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者言五丁未開道之前惟長安正西太白山僅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之巔非人迹所可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梯天梯石棧相連始與秦通今焉安處於蜀設之若燒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者言其險上際于天下極于地也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猴欲度愁攀援者言鳥獸猶憚其險人其可知也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巖者歷言蜀道險難之所也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者蓋參與井為蜀分野捫參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在皆然令人脅歛屏氣而息惟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何時還者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

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
者明皇也西遊者西幸也何時還者言既幸
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為生靈之主也畏途
巉巖不可攀者此忠臣義士雖欲從君於難
道路險阻不可以猝然攀附也但見悲鳥號
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
空山者言朝夕之間空山叢林惟有禽鳥飛
鳴則人迹之稀少從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
之難難於上青天者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
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凋朱顏者此乃太白
自述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峰去天不
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碎
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者備言蜀道險
難之狀也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者以
喻踈遠之臣若白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為而
能來也劔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隣萬夫莫

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者言贊帝幸蜀
者不過謂有劔閣之險而已然太白私憂過
計謂險則險矣守關者任非其人如豺狼之
反噬是未可知此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
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者言蜀與羗夷
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或者變生時
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樂樂不如早
還家者語意蓋自楚辭招魂中來言蜀都之
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曰蜀道之
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者再言之
不足故三言之歟客曰是則然矣上皇西巡
意亦微而顯者歟客曰是則然矣上皇西巡
南京歌胡為而作邪予曰蜀道難是初聞上
皇倉猝幸蜀之時太白見得事理不便者如
此情發於中不能已於言也西巡南京歌是
事已定之時代人致頌之詞也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太白不在其位可復
更為異議乎客又曰太白為宋中丞撰請都
金陵表胡為稱美蜀都欲使上皇安居之邪
予曰此亦代人之作也操辭者太白也命意
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敢不從中丞
之意而自為異論乎此又不待辯而自明矣

梁甫吟

王贊曰按王僧虔技錄相和
歌楚調五曲內有梁甫吟行

意始於諸葛亮後
唯太白繼之耳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

齊賢曰漢武登封
泰山至干梁父九

域志兗州有梁甫城諸葛亮嘗登鄧州獨樂
山作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
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家田疆古
治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

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士贊
曰楚辭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
平陽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
春

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

張三千六百鈞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

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齊賢曰朝歌在衛

大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
而王注呂尚為老婦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

生臭不售故曰廢屠天問曰師望在肆昌何
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在列肆文王

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中屠屠國文王喜
載與歸史記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

處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
 遇尚父於渭陽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
 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歸立為師易曰大人
 虎變左傳曰爭尋常以盡其民注八尺曰尋
 倍尋曰常士贊曰史游俠傳呂尚困於棘津
 漢書地理志太公呂尚困於棘津城在瑯琊
 海曲水經河水西北有棘津亭故邑巨尚所
 云譙郡鄆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巨尚所困
 處也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
 以釣于周文王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
 屠牛朝歌行年八十釣于渭濱行年九十身
 為帝師易曰君子以經綸或問曰三千六百
 鈞何謂也予臆曰三千六百鈞以指太公入
 十鈞於渭十年間事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
 日而鈞故曰三千六百鈞至九十乃遇文王
 是十年矣禮記禮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

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
 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
 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
 此何況壯士當羣雄齊賢曰酈食其高陽人
 適食其里中子酈生謂曰若見沛公曰臣里
 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
 生自謂非狂騎士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
 召生入謁沛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生
 長揖不拜曰公誅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
 公輟洗起攝衣延坐高祖隆準而龍顏左傳
 卻至見楚子免胄而趨風注疾如風漢書酈
 生馮軾下齊七十餘城食其家貧落魄師古

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薄士贊曰史記酈
 食其初謁沛公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
 何如人曰狀貌類夫儒衣冠側注沛公
 使謝曰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食其
 瞋目按劍叱曰吾高陽酒徒也使者懼而失
 謁跪拾謁還走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
 恐至失謁沛公遽延入酈生因言六國縱橫
 時沛公喜賜驪生食問計號為廣野君劉孝
 標廣絕交論馳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
 史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李蕭遠運命論
 張良受黃老之符三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
 器之說以遊羣雄
 齊賢曰後漢書攀龍鱗附鳳翼
 士贊曰班固敘傳曰攀龍附鳳
 並乘天衢王充論衡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
 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

連鼓右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

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

關闔者怒齊賢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

鼻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

是也左傳陰陽風雨晦冥毛詩風雨如晦招

魂虎豹九關注言天門凡有九重使神虎豹

執其關閉離騷曰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

而望余注闔闔天門淮南子排闔闔論天門
 注云闔闔始升天之門闔闔上居紫微
 官門說文云闔闔天門闔闔上居紫微
 闔闔白日照吾精誠祀國無事憂天傾齊賢
 闔闔

子祀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飲食士
賈曰鄒陽書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於兩
主豈不
哀哉
狻猊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

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狻猊其民鑿齒之徒磨
牙而爭之爾雅狻猊類羆虎牙食人迅走山
海經云小減山有獸狀似牛而赤身人面馬
足名曰狻猊虞仁獸不踐生草詩仁如騶
虞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
執太行之孫而右搏雕虎智者可卷愚者豪

世人見我輕鴻毛齊賢曰論語蘧伯玉邦有
之故謂之智下愚之人則矜其豪強如飛廉
惡來之徒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士贊曰

禮記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此言智者卷而懷
之為審武子之愚乃為人豪耳漢司馬遷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力排南山三
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士贊曰齊相晏嬰二
大獵賦田疆古
冶之疇下注
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

為徒勞齊賢曰漢書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得
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
一敵國云士贊曰哈說文嗤笑也楚人謂相

啁笑曰哈後漢梁竦曰
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梁甫吟聲正悲張公

兩龍劔神物合有時士贊曰蜀志諸葛亮躬
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魏

伯陽周易參同契曰嗷嗷聲正悲兮如嬰兒

見二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岽當安之賢

卷注曰屠釣呂尚也尚書邦之杌隍孔安國曰杌

聖不安士贇曰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後漢二十八將傳曰感會風雲奮其

智勇峴岽不安貌書曰邦之杌隍易曰困于

轉捩其義則一皆音五結五骨反此篇意思

吟何時見陽春是嘆三士之不可復生亦以

喻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乃

太白聊自慰解之辭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

當時視為尋常落魄之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

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乃

太白於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其君也雷公

而政令無常也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

言者怒以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

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等事禍已胎而未

形欲諫則言無證而不信倘使其君不鑒吾

之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樊兪磨牙

競人肉駒虞不折生草莖此乃深嘆當時小

人在位為政害民有如樊兪磨牙食人肉

使有肉為朝則當仁如駒虞雖生草不履况

背以人肉為食哉手接飛猱搏雕虎側足焦

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壯出費二桃白意

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白意

蓋謂使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為國出力

宣

刺姦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足焦
 原未足言苦耳今時事如此則惟當卷其智
 而為愚乃為人豪世不我知謂為真愚而輕
 我如鴻毛然白亦卒不改行者亦思古來三
 壯士之功力如此一忤齊相用計殺之特費
 二桃殊不勞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
 足使權近得以甘心焉耳又何補哉吳楚弄
 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為徒勞者此又白深自
 慰解之辭謂當國者終須得人為用必有遇
 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
 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鈞大人峴岷當安之
 者此乃申言有志之士終當如太公食其之
 感會風雲之神劍之會合有時也則夫大人
 君子遭時屯否峴岷不安者且當安時以俟
 命可也又德充符曰知不可柰
 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烏夜啼

上賈曰按樂錄烏夜啼者濤
 商曲也乃周房中樂之遺聲
 江左所謂梁宋新聲也其辭始於宋
 臨川王義慶所作宋元嘉中徙彭城
 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
 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
 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閣云明日
 應有赦及旦改南充州刺史因此作
 歌故其詞云籠葱牕不開烏夜啼夜
 夜望郎來蓋詠其妾也太白此詩亦
 祖此意詞
 不同耳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

齊賢曰啞於雅

切不言也又烏格切笑聲王賈曰淮南子黃
 泉之埃上為黃雲江淹詩黃雲蔽千里遊子

何時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牕語停

還校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齊賢曰鮑明遠詩蛾眉蔽珠攏玉鈎隔瑣窓

士贇曰鮑照詩看婦機中織又來時聞君婦閨中嬌居獨宿有貞名詩云泣

涕如雨

烏棲曲王贇曰樂錄烏棲曲者鳥獸二十一曲之一也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齊賢曰太平廣

記曰賀知章見太白烏棲曲嘆賞曰此詩可

以泣鬼神越絕書曰吳王起姑蘇臺五年乃

成高見三百里漢濟南王傳注姑蘇臺一名

姑胥臺故胥門外有九曲路乃闔閭遊姑蘇

間起臺於姑蘇山山去國三十五里春夏游

焉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

五里宮妓千人別立春宵宮為長夜飲造千

石酒鍾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舟中盛陳妓

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

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皆珠主飾之王贇曰史

記吳破越越進西施請退軍吳王許之王得

西施多遊姑蘇伍子胥諫曰臣恐

歡未畢青山欲啣半邊日齊賢曰上林賦吳

吳蔡國名歛謳皆歌也歛音俞招魂宮霆震

驚發激楚五臣云激急也楚舞舞賦云激楚

楚舞吾為若楚歌王贊曰樂錄清商曲有子

夜吳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

方漸高柰樂何齊賢曰鮑照觀漏賦曰起攻

騰波之吞寫視驚箭之登殺項羽歌曰虞兮

只樂府然深得國風刺詩之體盛言

其美而不美者自見觀者其毋忽諸

戰城南王贊曰戰城南者漢短簫鏡

戰城南死郭北野不葬烏鳥可食此言

野死不得葬為烏鳥所食願為忠臣

義士朝出戰而暮不得歸後來作者

皆體此意魏曰定武功言曹公初破

鄴也吳曰克皖城言孫權勝魏武於

此城也晉曰景龍飛言景帝也梁曰

漢東流言克魯山城也此齊曰立武

定言神武立魏主遷都於鄴而定天

下也後周曰克沙苑言太祖俘齊軍

十萬於沙苑神武脫身遁也太白此

作則又指當時之事而言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齊賢曰漢地

縣音干言與突厥戰後漢書注葱嶺山名其

山生葱故名唐地志安西郡去葱嶺七百里

言與吐蕃戰王贊曰唐書王忠嗣傳天寶元

年北討奚契丹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漢

水重源有三非為二也一源西水捐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出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葱嶺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

百四十里**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

草齊賢曰九域志安西都護府領月支條支部唐條支都督府以訶達羅支國伏寶

瑟顛城置漢武帝紀注天山即祈連也匈奴謂天為祁連西域傳天山冬夏有雪王贊曰

漢書條支國臨西海又霍去病傳至祁連通典唐置北庭節度防制突厥統瀚海天山伊

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萬里長征戰三軍**

盡衰老王贊曰後漢西域傳陳忠疏曰折衝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

兵有征無戰詩闕宮箋曰大匈奴以殺戮為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

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齊賢曰蔡琰胡笳十七拍曰塞

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王僧達詩黃沙千里昏王贊曰史匈奴傳匈奴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急則人習戰攻

以侵伐其天性也王粲詩白骨平原滿**秦**

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

息征戰無已時齊賢曰始皇三十四年西北

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

戎人徙謫居之漢光武紀修烽火注曰前書賈誼傳音義文穎曰邊方備警作土臺臺上

作桔槔頭上有堯笈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
 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多積薪寇至則燔
 之望其煙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火廣雅曰
 堯笈籠也唐六典曰鎮戍烽火候所至大率相
 去三十里其逼邊者築城以致之其放煙有
 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舉一炬謂
 之平安火餘則隨寇多少為差王贊曰史匈奴
 奴傳秦有隴西北地上却築長城以拒胡漢
 書烽火通野戰格鬪死敗馬號鳴向天悲鳥

甘泉宮野戰格鬪死敗馬號鳴向天悲鳥

軍空爾為齊賢曰相抱而殺之曰格陳琳作

外何能佛鬱長城道陶潛詩馬為仰天鳴士

何傳曹參有野戰畧地之功莊子曰在上為
 鳥為食司馬相如檄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王粲詩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
 惜哉空爾為齊賢曰太公六韜曰聖人號兵為凶
 而用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王贊曰史越世家

范蠡曰兵者凶器也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開元天寶中上好
 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有所諷者也

將進酒王贊曰將進酒者漢短簫鏡

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吳曰
 章洪德言孫權之德也晉曰因時運
 言時運之變聖德潛施也梁曰石首
 篇言平京城廢東昏也比齊曰破侯

景言清河王岳殄侯景復河南也後
周曰取巴蜀言太祖遣軍平定蜀地
也唐時遺音尚存太白
填之以伸已之意耳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倒海不復迴

齊賢曰曹植詩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
西歸士贇曰山海經河源出崑崙崑崙之

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機詩柔顏收紅藻玄髮吐素華士贇曰王
尹丞融詩云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杜空掩露金樽坐含霜士贇曰漢王褒頌曰
其得意如此鮑照詩人生貴得意懷願待君

申列子曰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酒聚酒千
鍾積麴成封子產以為感因告以豐義之言

朝曰吾知之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
後識之哉凡生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

生俟易及之死可熟念哉而欲尊禮義以誇
人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唯

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不違憂聲名之醜
也此篇詩意全出於此後漢趙孝趙禮顯宗

嘉兄弟篤行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天生我材
府大官送供具令對飲相對盡歡

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
會須一飲三百杯

齊賢曰太白上裴長史書
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魏公子悉皆濟之曹植
詩烹羊宰肥牛士贇曰晉孫登曰人生而有

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其才史貨殖傳曰
 范蠡之陶為朱公善治生十九年之中三致
 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
 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
 息之遂至巨萬漢楊惲書曰烹羊炮
 羔斗酒自勞古詩有云為樂當及時
 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
 側耳聽齊賢曰杜工部詩多與岑參唱和且
 有詩云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耐岑
 夫子必此人也丹丘生即元丹丘太白有元
 丹丘山居詩序曰元丹丘家潁陽新上別業
 其地北倚馬嶺連峰嵩丘南瞻鹿臺極目汝
 海王贊曰記孔子問居傾耳而聽之不可得
 也而聞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

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齊賢曰晉張翰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王贊曰語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古詩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不如飲美酒
 酒被服紈與素謝玄暉詩世祀忽寂寞陳

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為

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齊賢曰曹子建封
 陳王為名都篇曰

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注平樂觀名詩善
 戲謔兮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
 莊而時戲謔又酌言當之酌五花馬千金裘
 言獻之酌言酌之酌言醴之酌

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齊賢曰史記孟

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西京雜
 記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悶以所著
 鷓鴣裘就楊昌貫酒為歡又貧知章一見太
 白以金龜換酒與飲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
 酒士贊曰五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三花
 之類老杜詩亦曰五花散作雲滿身又个
 五花紋其義並出于隋丹元子步天歌曰五
 个吐花王良星注云王良五星其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為策馬
 故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謂馬之紋上應星
 宿也杜注無舉此者故并及之五臣文選曹
 植詩絃歌蕩思誰與銷愁此篇雖似任達放
 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
 解之詞耳

行行且遊獵篇

士贊曰行行且遊獵即征戍十五曲中之

校獵世也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遊獵誇輕趨

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齊賢曰

永無邊城之災南史沈慶之手不知書每將

署事輒恨眼不識字西都賦趨悍虓豁趙充

國曰秋馬肥變必起矣曹子建七啓曰忽躡

影而輕驚注影日景也躡言疾也尚書驕淫

矜倖士贊曰北齊盧潛與弟子邃少為崔昂

所知名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
 讀書耳古詩胡馬依比風漢明帝欲金鞭拂
 征匈奴竇固曰塞外草美馬不須穀

發雙鷁迸落連飛鷁齊賢曰鞞音筓鞭鞞也

呼鷹周禮近郊十二遠郊二十而三引滿

如月之圓發而必中西都賦雙鷁下爾雅下

落也鷁呼交切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鷁尾

西都賦曰機不虛掎中必疊雙注曰圓滿之狀

也列子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

連雙鷁於青雲之際飛鷁反海邊觀者皆辟易

鳴鏑也釋鏑箭音許交反

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

帷復何益齊賢曰漢書注辟易言開張而失

磧沙州有磧長五百里廣五十里西都賦曰

都邑遊俠張超之倫白馬篇曰幽井遊俠兒

董仲舒下帷讀書王贊曰漢書赤泉侯人馬

俱驚辟易數里選西征賦出申威於河外何

猛氣之咆勃蔡邕撰庾侯碑曰英風發於天

骨孔稚圭北山移文曰張英風於海甸阮籍

詩英風截雲霓漢書曰秦地豪傑則遊俠通

姦班固西都賦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班固漢

書贊曰布衣遊俠刺孟之徒也漢書獻帝詔

士下唯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

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古詩虛名復

何益天寶以後上好邊功武士得志儒生

罕得進用太白號為儒者亦自嘆云耳

飛龍引二首王贊曰飛龍六曲之一此詞

專言黃帝鼎湖丹

成騎龍上昇之事

府魚龍

引者古樂

此詞

此詞

此詞

此詞

此詞

此詞

此詞

此詞

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

飛上大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齊賢曰史記

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有龍垂鬚髯下迎黃

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龍乃

上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抱朴子曰黃金入

火百鍊不銷埋之畢天不朽金丹燒之愈久

變化愈妙服此二藥令人不老不死又仙經

曰朱砂為金服之升仙上士也茹芝導引咽

氣長生中士也食草木千歲以還下士也

又曰服神丹令人壽無窮乘雲駕龍上下太

清黃帝以傳玄子戒曰此道至重必以受賢

苟非其人雖積金如山物以告之王贊曰史

封禪書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食物而

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

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

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虞羲詩瀚海愁雲生

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齊賢曰

同車顏如舜華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

謝紫霞見上王贊曰鮑照詩神仙神丹戲紫

房紫房綵女弄明璫宋玉神女賦燁乎如花

陸機詩揮手如振素劉禎詩奮翅凌紫氛

從風縱體登鑿車登鑿車侍軒轅遨遊青天

中其樂不可言齊賢曰離騷鳴玉鸞之啾啾

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許慎云鸞以象馬之

聲五臣云車鈴也黃帝姓公孫始作車天下

號之為軒轅王贊曰張衡西京賦紛縱體而

迅赴若驚鶴之羣羅皇甫謚云黃帝生於壽

李集卷三

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張晏曰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

道留其間齊賢曰九域志鼎湖在陝州史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乃悉持

龍髯髯墮黃帝之弓抱朴子黃帝自擇亡日

至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喬山陵崩墓穴無尸但劍焉在王贊曰古臨高臺詞云臺下清

水清且寒陸機詩惠心清且閑列仙傳曰軒轅自擇亡日與羣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

唯自劍焉在棺焉又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

黃帝於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齊賢曰

垂條嬋娟王贊曰江淹詩畫作秦王騎龍攀女乘鸞向烟霧王粲詩揮涕獨不還

天造天闕造天闕聞天語齊賢曰史天官書

士贊曰抱朴子曰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行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

帝於荆山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非單行得

仙之由也楚辭攀天階而下視東漢書皇后紀夢攀天而上晉天文志牛六星天之關梁

又南北兩河各三星分夾東井一星曰天關其間之闕門主關梁又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

天門其内天庭也曹植遠遊詩靈輦戴方長

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長

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齊賢曰排闥闔

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紫皇紫微宮

大帝也王贊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鈞

陳六星皆在紫宮中曰中一星紫皇乃賜白

曰天皇大帝即所謂紫皇也

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齊賢曰傳

曰月中何有白兔擣藥王贊曰古詩云採取

神藥高山端白兔擣蝦蟆丸漢武帝内傳西

王母謂武帝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玉

津金漿有得服之後天而老凋三光者言三

光有時凋落而此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

之真身則長存也

颯如秋霜

齊賢曰周穆王觴王母於瑤池
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鬢然白首詩據首

天馬歌

王贊曰天馬歌者古樂府車
有天马之歌乃元狩三年馬生渥注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

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没

齊賢曰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至

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卒子老上單于殺
 擊大夏而臣之其眾小者不能去保南山號小月支長楊賦西歷月窟漢天馬歌驕
 駿驥虎脊龍文武帝時西域大宛馬虎脊魚目龍文鳳頸尾如蒲梢安驥書曰望之大就
 之小筋馬也漢書天馬歌曰志倣儻精權奇緒白馬賦曰雄志倣儻精權奇又曰驅驚
 迅於滅沒伯樂曰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相馬經曰一筋從玄中出曰蘭玄中
 者目上陷如井字整蘭筋見選孔璋書王贊曰漢西域贊孝武之世蒲梢龍文魚目汗血
 之馬充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於廣門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漢郊祀
 志天馬來窮西極離騷曰漢志渥洼神馬歌天夕余至乎西極王贊曰漢志渥洼神馬歌天

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燕草徑于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子身逝
 嶺天馬來龍之媒遊閭闔觀玉臺 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

邁躡恍惚齊賢曰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畫

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餼馬曰秣王贊曰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

窮神行之軌躡天馬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

雙鳧尾如流星首渴鳥口噴紅光汗溝珠賢齊

曰渥洼馬樂章曰今安匹龍為友赭白馬賦曰欵聳權以鴻驚時渡畧而龍翥西京賦萬

騎龍趨楚辭長庚以繼日長庚太白星也謂眼如長庚星有光曜安驥書曰雙鳧尾兩邊

肉如鳧鳧間所開視之如雙鳧欲向上又曰
 頭宜少肉如剥兔頭口中色欲鮮明舌欲方
 而薄長而大色如朱李蘭刻漏法曰以銅為
 渴為渴烏猶剥兔云傳玄乘與馬賦曰頭似
 削成尾如植髮赭白馬賦曰膺門沫赭汗溝
 走血王贊曰赭白馬賦水軼驚鳥言頸項如
 鳧也後漢張讓趙忠說靈帝作翻車渴烏施
 於橋西用麗南北郊路注曰翻車設機以引
 水渴烏為曲筒氣接水上此用其字謂馬昂
 首如渴烏為之狀也伯樂相馬經曰膺門欲開
 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此
 用口噴紅光易其字也

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壁如

山誰敢沾齊賢曰易曰龍躍天衢王逸曰韁在



